

第一部分：面對風景時，不同的觀看方式，弔詭、迷思

七月十二日，巴黎

跟蹤者觀點。動手進行那項計畫的前一個夜晚，他徹夜傾聽水龍頭漏水的聲音，自問自己究竟瘋了沒。他自認始終是筆直的，卻在別人眼中歪斜了。他看著自己完美的流浪漢造型，出發。

七月十一日，高雄

（如果飛翔的代價是死，你怎麼敢就這樣飛下去？）小雨問雨神，但雨神不置可否，一笑帶過。於是小雨搖搖頭，將注意力從雨神那邊，轉回眼前的藍天。這藍天曾經置雨神於死地，而今輪到她接受考驗。雨神無聲地說：張雨雯，輪到你了。

七月十二日，巴黎

艾莉帶著丈夫和女兒，遊覽巴黎。對於如此惡臭的一座城市，竟被冠上花都美名，艾莉始終覺得匪夷所思。雖說塞納河畔如此美麗，像廣告、像月曆、像電影或明信片一樣美，但當你鑽進河邊的地鐵站，四周只剩尿臊味和滿牆壁癌，你才發現支撐華美舞台的底座，已經腐朽潰爛。然而，唯一能讓艾莉滿足的，大概是她尚未抵達的那座城市。

七月十三日，巴黎

阿傑抱著相機，在巴黎街頭一面拼命拍照，一面思考今晚要上網分享的內容。在巴黎坐一趟地鐵的車錢，在台灣可以吃一客咖哩飯；一個牛角麵包的價格在台灣可以買一個排骨便當；路邊一杯咖啡歐蕾在台灣可以換八杯珍奶……嘖嘖嘖，難怪法國人這麼瘦。這句話有梗，晚上一定要臉書分享。想著想著，他被自己的幽默逗笑了。

七月十七日，布魯塞爾

在彷彿通往異世界的火山口，小雨將雨神留在島上，獨自離去。然而，母親要小雨評論那幅畫時，她卻說不出話。小雨失敗了，雨神面無表情地笑。「面無表情地笑」聽起來有些矛盾，不過，如果你看過雨神從體育館頂樓飛下來的樣子，你大概就知道那是怎麼回事。當晚，任務失敗。

七月十九日，阿姆斯特丹

跟蹤者觀點。梵谷美術館是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景點之一，對照畫家的一生，充滿諷刺。無所不用其極製造紀念品的美術館，資本主義奇觀。而那些當年將梵谷當作瘋子、企圖將他隔離的法國小鎮，而今拼了命利用這位可憐的藝術家來發展觀光事業。從鼓勵偷窺的「梵谷之路」到琳瑯滿目的紀念品店，推銷的極致，經濟的奇觀。跟蹤者詭譎地笑，待時機成熟，他將毀滅這個家庭。

第二部份：家庭、感情、回憶、秘密、幻想

七月二十三日，雷恩

艾莉懷著心中的秘密，帶家人遊覽她的城市。她回憶起那個迷醉之夜。如同描繪六〇年代的青春電影，像青春重新來過，短暫交錯的人們，各自輪迴著流動的饗宴。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，她以為遇見了在乎的人。她傾聽他們談論藝術的話語，甜得讓她暈眩，想起日本奧姆真理教灑在東京地下鐵的沙林毒氣，那足以致死的氣體，據說聞起來也是一股甜甜的味道。而那不是真的為了找到綠洲，只是為了不要失去勇氣。

七月二十四日，雷恩

因一場預兆之夢，小雨猜想，她追尋的一切解答就是威尼斯。這天她硬跟著母親去看電影，然而，一場電影，並不能在白蟻和火星之間，製造奇蹟。掉在地上任人踐踏的字幕是不會喊痛的。晚餐時間父親順口問起兩神的事，讓小雨陷入關於兩神的回憶，那是不能告訴大人的秘密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聖馬羅

阿傑要分享的實用法語教學：《法國人推卸責任三部曲》

一、C' est normal. 「這是正常的。（不要大驚小怪。）」

二、C' est pas possible. 「這是不可能的。（是你弄錯了吧？）」

三、C' est la vie. 「人生就是這樣。（你認命吧。）」

七月二十七日，雷恩

艾莉瞞著家人去法國公司面試，卻因居留問題被拒絕。獨自溜進電影院時她終於覺得自己回家了。她如此寂寞，卻不可或缺，這珍貴而美好的孤獨。她來到家人不可能理解的景點「麥當勞」，回想往事。曾經欺騙自己的秘密。微醺的生活，曖昧的界線從何開始？艾利拒絕了他，但所有與靈魂相關的事件都是化

學作用，起了頭便不可逆。就此，她活在兩個世界中間的介質地帶，一切都是因她的妄想而導致的錯。秘密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雷恩

永恆的昨日車站。離開雷恩前夕，爸媽終於在路旁爆發大吵。小雨回想起她和雨神唯一一次對話，無人知曉的對話。然而，沒人會告訴大人，班上發生過什麼事情。就算說了又怎樣呢？

第三部份：轉折和結尾，幻滅與重建

八月三日，威尼斯

沒人能夠一眼看透威尼斯。在接連不斷按快門的聲音中，不停窺視以及被窺視的觀光客，是構成威尼斯過度肥胖身軀的元凶。許多人將威尼斯誤認為一個城市，其實它是個不斷進行自體繁衍再生的有機體，被相機不斷膨脹繁殖再生的水上城市，是小雨歐洲幻夢的盡頭。幻滅。

八月六日，布拉格

阿傑一直將小雨蒙在鼓裡，沒想到她什麼都知道。阿傑在天文鐘下被扒走相機，旅行因此失去意義。他再無法觀看那些美景，無法拍攝的一切景物都讓他心痛。而今，他看見的布拉格如同嚼蠟。回憶卻在此時大舉入侵，他無法抵擋。

八月八日，布拉格

跟蹤者觀點。他十足惱怒，這家人竟敢在卡夫卡的城市歡慶父親節。他跟蹤這個亞洲家庭快一個月了。他們的行程如此重覆，每個城市都被濃縮成四個地點：旅館、餐廳、教堂、美術館。於是每個城市都淪為相同構造。他看不出他們移動的意義。終於，他逼近他們，採取行動。

八月八日至八月九日，開往科隆的夜車

夜，很像銀河。移動的風景，本質上似乎就是超現實。沒有使用者的號誌燈，沒有旅客的車站，一片熄了燈或拉下遮陽板的公寓家屋，蒼白的建築和昏黃燈光，靜止不動的沉默小城，像末日，像人類的存在被取消掉。而車上的他們，是奔離這死城空間的叛逃者。經過徹夜奔馳，艾莉終於看見她一直追尋的答案。

八月九日，巴黎

夜間奔馳的列車上，小雨聽見她不該聽見的秘密。閉上眼睛。眼前出現如夢的迷濛場景，用殘詩伴奏的安魂曲。終於，小雨回到原先的世界。巴黎地鐵上，小雨破壞了母親諄諄告誡的巴黎規矩，嚇壞了她的父母，同時領悟了她先前未能想透的事。

八月十日，無名大地／無以名狀的高空

回程的飛機上，小雨提出的問題讓阿傑心頭一緊。夢中出現萬千朵雲，被寫下無數註解方程式，像科學報告混合咒語的，描述雲朵的奇異語言。但語言不夠。阿傑回家後第一件事，是買新相機。